

童年蝎趣

冯庆水(曲阜)

我的老家地处鲁西南半山区，村子依山傍水，山岭横亘东西，大沂河自昌平山下蜿蜒西流。清明节后回暖，蛰伏一冬的蝎子，渐渐从石缝土穴中探出身来，在暖阳里觅食、活动。谷雨之后，地气升腾，正是扒蝎子的最好时节。

它们偏爱向阳干燥之地，常藏在大石块下、堰坝石缝之间，或是山坡乱石、枯草根旁。正午日头暖热，石头被晒得温温的，蝎子便紧贴石面蛰伏，极少爬到外面。若是遇上阴雨大风天进山，多半只能空手而归。扒蝎子从不是轻松事，它耗体力，更磨耐心、练细心，有时还需要几分直面山野意外的胆量。

我们拎着罐头瓶，拎着铁钩子翻山越岭。钩子勾起石块叮当脆响，在山谷里悠悠回荡。大块石头需双手抠住底部奋力掀起，可多数石板下空空荡荡，连翻几十块，累得手起泡、身酸软，往往只惊出几只蚂蚁或蜈蚣，它们匆匆逃窜。偶尔一声惊叫划破寂静，同伴如离弦之箭般跑开，原是石下盘着一条蛇，一阵慌乱喧闹过后，大家又带着期待继续翻动一块块山石。

阳光穿过枝叶洒落，暖风裹着草木清香，山间鸟鸣啾啾，自在惬意远胜收获本身。运气好时，掀开巨石便能看见三四只黑褐色的蝎子静伏石凹里，受惊便四散疾爬。我们屏住呼吸，用竹筷轻夹蝎尾，稳稳放入瓶中。蝎刺轻敲瓶壁，细碎声响里，满是孩童最纯粹的欢喜。

山野趣事里，也藏着小小的惊险。扒完蝎子，大伙总爱围坐攀比，先数个头硕大的雌蝎“大老母”，再比小只的公蝎，看谁战果最丰。年少好胜，我曾逞能徒手捉蝎，捏住一只大母蝎的尾刺顺利入瓶，引得同伴惊叹。可转而捕捉灵巧的公蝎时，竟被它的尾刺狠狠蛰中拇指。钻心的疼痛顺着手臂蔓延，拇指肿得滚圆，又麻又胀。自那以后，我再不敢轻慢这些小生灵。

最让人雀跃的，莫过于攒够大半瓶蝎子，结伴去镇里收购站换钱。五里山路，我们把战利品小心捧在怀里，走进写着“团结奋斗，自力更生”字样的老门头房。收购员马大叔用竹镊分拣大小，秤杆轻轻晃动，揪着我们的心。当几张皱巴巴的毛票与硬币落在掌心，我们便紧紧攥住，生怕滑落。

那时蝎子一斤不过四五十元，我第一次卖了六元多，在当年已是一笔“巨款”。我用五元多买了一双新凉鞋，余下的钱换了油条、铅笔与一本小人书，归家时满心都是满足与欢喜。

时光流转，老家再无人扒蝎换钱，旧时的收购站也早已消失。可那山林风声、伙伴嬉闹、捉蝎的惊喜、换钱的雀跃，依旧清晰如昨。那段时光不仅藏着烟火气息，更磨砺了我们的心性，让我们在往后岁月里，始终懂得劳动的珍贵，珍惜当下安稳幸福的生活。

莫负春日好

汶水恒之(汶上)

已在早莺争暖树、新燕啄春泥里惊喜于春天的到来，已在杨柳醉春烟、娇莺恰恰啼里略享宜人的春光。清明后即将迎来谷雨，我遽然感到春天的脚步愈来愈急促，莫名的愧疚感自心底油然而生。春天来了这么久，我竟还没有真正地与之握手言欢。

春寒料峭时，迎春花的一抹亮黄就迫不及待地闯入我的眼睛。这抹亮黄提醒我，春天来了！接着，来来回回的路上，柳条从光秃秃到泛黄，由遥看近却无到鹅黄初显再到丝绦纷披。又路遇一树玉兰花开，那硕大的花瓣绽开，似满树的鸽子振翅欲飞。对玉兰最初的喜悦，是在人民公园，那是十余年前我第一次见到高擎天空的满树琼花，“净若清荷尘不染，色如白云美若仙”。近在咫尺的人民公园，这个曾经再熟悉不过的园子里，也难以找到我近几年留下的足迹。

不管我如何匆忙，繁花似锦的春天仍旧在自己的节奏里纷至沓来。南池公园里的杏花，去年的印象犹在，今年该比往年更为热闹吧。据说，运河畔的杏花最为壮观，游人如织，人声鼎沸。壮观的，还有渔皇路上的樱花，在花海中穿行，别有一番趣味。本已如约去赏樱花，只是一个电话让我中途折返，错过了赏樱的好时机，再去时就难得再见一朵樱花。

春天就是花的时节，错过了杏花和樱花，其他的花儿再也不能错过。在不断的念叨中，却仍未迈开忙而又懒的长腿。小区楼下的垂丝海棠开了，沉甸甸地挂在枝上，每一朵花瓣都是堆积层累，繁盛得不得了，阳光明媚的日子，花瓣上到处是进溅的光点。还有一株丁香，是它的香气俘获了我。那次领着外孙在楼下玩耍，伴随外孙奔跑的脚步，竟有一股清香飘来。我抬头望去，疏疏朗朗的紫色在绿叶中冒出，细碎的丁香花像对我说，再不看就要等到明年了。

怎能等？不能等！紫荆花又来了。因今年的岭南行，在香港金紫荆广场看到紫荆花雕塑，我对紫荆花又多了几分青睐。散开的粗壮枝条上，花朵密匝匝，缠绕盘旋，似乎要直达云天。前几天，学校群里发了紫荆花图片，我纳闷，学校有紫荆花？我匆匆下楼，西墙一溜的紫荆花正妖娆绽放。唉，十几年里，我竟没有注意过它！我顿时想起了一句话，“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这句话，彻底地把我心底的愧疚揪了出来。

抓住春天的尾巴，赶快与花相约，下次的葳蕤，该是蔷薇了。我发誓，待蔷薇花开，我一定在“似锦如霞色”的蔷薇前驻足凝视，让自己对这个春天的愧疚感减轻些许。

梨雪无痕

绍言(徽山)

前日驱车，往郊外梨园去。本是寻一抹素白而来，未料春风先行，已催开满树芳华。车尚未停稳，清冽微甜的香气先自漫过来，不浓不烈，如晨雾初散，如清茶初沏，只一呼吸，便将一冬沉郁尽数涤净。

步入园中，才真正懂得何谓雪满枝头。一树叠一树，一簇拥一簇，白得干净，白得通透。阳光自枝杈间漏下，落在花瓣上，晕开一层柔和的光。每一朵都开得从容舒展，不慌不忙，像是珍惜这短暂却盛大的春光。我沿小径慢行，脚下是松软的泥土，混着青草与落花的微凉气息。身侧花海如云，人立其间，尘世喧嚣渐远，天地只余一片安静的白。

我在一株老梨树下停步。繁花覆枝，风过处，花瓣轻轻旋落，簌簌如雪，飘在肩头，落进发间。那一刻，时间仿佛慢得可以触摸。我抬手接住一片，薄凉柔软，轻得几乎没有重量，却盛着一整个春天的温柔。

这般景致，无端让人顿生一念。若有人共赏，该多好。

不必多言，只需并肩立在花下，

看风拂过眉眼，看花瓣无声落下。一个眼神，便足够懂得。

可人间事，向来多是独自成行。我继续往前走，脚步不自觉地放轻。目光掠过层层花枝，每一朵梨花都安静盛开，像一场沉默的等候。风过时枝叶轻响，似低语，似问询，听在耳里，只觉温柔里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轻怅。

转身处，一汪池水清浅如镜，水中倒映着漫天梨花。风动涟漪，像心底轻轻漾开的思绪，无声，却绵长。

我忽然觉得，这满园春色，本就是一封无言的信。

不问缘由，不问归期，只管热烈绽放，静静伫立。

不必说曾在春天等过谁。不必问那人是否记得。

有些等待，本就不必言说，不必回应。只在花开时节，认真看过一场雪似的梨花，便已足够。

风还在吹，花还在落。我在梨园，看过春风，也等过一场未说出口的相逢。

平凡的爱

——献给母亲

风(任城)

她，坐在老宅旁
抚摸着老院墙
一处斑驳一个故事
年龄大了也能念想
儿女都忙
她习惯了用喃喃自语
打发时光

用什么语言赞美您
都那么苍白无力
——母亲
您的爱也很平凡
平凡得如头顶的蓝天
随时可见
日日可见

秋季里的雨伞
寒冬里的温暖
伤痛时的抚慰
饥饿时的热饭
——您时常给我们的
让这平静的岁月
有了金色的光芒

我们不知道给您什么
春天就要离开了
我们想为您留住春色
您却笑着开始等待夏天
夏天的五彩斑斓
——您求的不是绚烂
而是我们的更多平安